

诗|笺|

中秋
(外一首)

任超

用不完整的词句
拼凑一首残缺的诗
我不是诗人
只是个异乡打工者
颠沛流离的天涯
是每个八月十五无法割舍的恨
而这中秋的月
圆或者不圆
我都不在意
这所有的悲欢离合
阴晴圆缺
只为注定步履艰辛

念你

忧伤融不进夜色
它就扑面而来
灯火黯了,是谁在偷偷想你念你
于是画花画叶子
写一首诗或者填一阙词
这焦虑的人啊
这弥漫的烟雾来回的脚步
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

夏旭志

大二的儿子给我发520红包
我拒收,但却像收了般高兴,回复:
认真努力就是给爸爸最好的礼物

这句话如此熟悉
父亲也曾和我不止一次说过
但我那时没有钱发520

你总说:先紧后松,最后放空
你应该也知道
放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获得

我没有放空
我一直在努力
你收到我的礼物了吗?

拿起手机,在微信中搜新朋友
输入你常用的号码,显示:
状态异常,无法显示

天堂没有互联网和聊天软件
倏地,我想到:你其实并不远
你就住在我的心里
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
我和你交流
不需要网,仅需用心

寓言|

一叶不知秋

杨福久

土拨鼠好久没有到地面上了,因为它觉得地下比地上好,既冬暖夏凉,又比较安全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,土拨鼠感觉地下潮湿、闷热起来,有时候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。蚯蚓告诉土拨鼠说:“一定是连日大雨的缘故。到地面上透透气就好了……”

“到地面上?”土拨鼠有点儿惊疑,“地面上不潮湿、闷热?”

蚯蚓回答:“下雨是会潮湿的,但不会闷热的,因为地面上通风,下雨时还会降温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土拨鼠随蚯蚓来到了地面,果然比地下好多了。

土拨鼠和蚯蚓走着走着,忽然一片枯黄的树叶落在它脚下。它拾起来,也马上想起了“一叶知秋”来:“哇——秋天!已经是秋天了!”

蚯蚓吃惊道:“现在是夏天啊!也就是刚刚入头伏的仲夏时节啊!”

“不对!”土拨鼠指着手里的落叶,振振有词,“我清清楚楚地记得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里那句话:‘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。’宋代的唐庚在《文录》中引唐人诗:‘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’这些都是说‘一叶知秋’的,现在就是秋天了!”

蚯蚓摇摇头:“鼠鼠啊!我知道这个成语,是比喻发现一点儿预兆就料到事物发展的趋向的。但并不是说落下来一片树叶就是秋天了!你好好看看手里的落叶,就知道它为什么会在夏天就落下来的原因了。”

母亲的从教岁月

王阿丽

上世纪70年代,农村小学教师欠缺,农村的高中生更是凤毛麟角。高中毕业,时年25岁的母亲,在大队干部的恳请下,辞去窑厂会计工作,走上了“民办教师”的岗位。

那时,母亲正怀着4个月的我,她将我的两个哥哥托付给爷爷奶奶照顾,全身心扑在教学上。当时的农村,老百姓送孩子上学的意识淡薄,尤其是家中有女孩子的。母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列出适龄儿童名单,晚上,黑灯瞎火,走巷串户,屡次登门做思想工作。我曾经听母亲说过,村东头的钱阿姨家,女儿二丫10岁,一直在家中帮着干农活,母亲和同事顾老师已经家访五次了,钱阿姨就是不松口。第六次登门,那晚下着大雨,母亲和顾老师提着马灯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村的小路上。钱阿姨开门的瞬间,看着浑身湿透的她俩,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。落座后,未等她俩开口,钱阿姨就抢着说:“下这么

大的雨,你们还来,真没想到啊。丁老师,你挺着个大肚子,这风里雨里的也不怕跌个跟头!啥也不说了,明天,二丫到学校报名去!”彼时,母亲、顾老师兴奋得紧抱着钱阿姨,路途中的苦、磨破嘴的累,被说服的喜悦冲得无影无踪,大队又多了个“女小学生”。后来,二丫考上了大学,在苏州工作,她每次回老家都会来拜访我母亲。

1983年,母亲在“民办教师”岗位上,尽心尽职工作了10余年后,迎来了“民转公”时代,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后方可继续任教。对于已经深深爱上教师这个职业的母亲来说,只有奋力拼搏!这一年暑假,40岁的母亲对复习迎考做了精心安排,读大学的大哥成为母亲的政治、语文辅导老师,读高中的二哥成为母亲的数学辅导老师。早晨,母亲披一身朝霞,读书声和着鸟鸣声唤醒了静谧的乡村;下午,庭院丝瓜藤下、八仙桌旁,母亲一遍遍演算着数学题,哥哥们不



放牧归来 李海波 摄

半个月饼暖流年

马晓炜

又是一年中秋到。走进商场超市,随处可见五颜六色、口味各异的月饼占据醒目位置。望着琳琅满目的月饼,闻着诱人的月饼香,我不觉又想起儿时与弟弟共食一块月饼过中秋的往事。

小时候,我最盼着过中秋,因为到了中秋节的晚上能吃上香甜的月饼。然而,我六岁那年中秋节,父母还在为庄稼的成熟忙得脚不沾地,俗话说:“三春不如一秋忙”,每天天清早,父母就下地掰玉米、收花生、刨红薯。中秋节临近,迟迟还不见他们去赶集。我很是纳闷,以为是他们忙得忘了过节的事,于是便向母亲询问,没想到母亲愧疚地说:“俺的病把这个家拖垮了,眼下实在拿不出一分钱,月饼今年就不买了。”母亲的话,使我中秋吃月饼的愿望彻底落空了,别提多懊恼了,但当看到瘦弱的母亲,转身悄悄抹起了眼泪,我咬着嘴唇,一句话没说,伤心地跑开了。

皓月当空,秋虫寒鸣。正当一

家人坐在院子里,热火朝天地捧花生、剥玉米、摘棉花时,住在村头的爷爷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推门进来了。爷爷的到来,似乎给凉意渐浓的小院,增添了融融暖意。

“再忙节还是要过的。这不,你姐姐孝敬我的,俺老两口没那个口福,东西给你们兄弟几个分分。”爷爷和父母说话时,借着如水的月色,我见他手上拎着一包沉甸甸的东西。

“太好了,爷爷又给我们带好吃的喽!”我和弟弟兴奋不已,争相围拢了过去。

“东西没多少,但月饼还是给我宝贝孙子留了一块呢?老话又说,八月十五月圆,中秋月饼香又甜。”爷爷边说边将袋子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,仪式感满满地摆放在了院子里的木桌上,有苹果、梨子、石榴和红枣,还有我朝思暮想的月饼。这些舌尖上的美味,顿时给整个院子渲染出喜庆的节日氛围。我早已对那块月饼垂涎三尺,闻着空气中弥漫的浓浓月饼味道,真想把它一口塞

进嘴里好好解解馋。

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赶紧打开满是油渍的包装纸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你一半,弟弟一半!”我满口应允,迫不及待地从小心翼翼地接过掰开一半的五仁月饼,忍不住轻轻地咬了一小口,入口绵软,香甜无比,细细品尝,满是幸福的滋味,以至于现在我还对五仁月饼情有独钟。

月饼吃完了,总觉得不过瘾,只好无奈地捧起一个火红的石榴,安挑起寡淡的肠胃。边吃边指着一轮高悬的明月向爷爷炫耀,说看到月宫的嫦娥和玉兔了,清澈的声音仿佛让整个村庄都沸腾了。

送走爷爷,父母继续忙碌,而我和弟弟则心满意足地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,带着对爷爷奶奶、对姑姑的无限感激,甜甜进入梦乡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流逝。转眼间许多年过去了,儿时中秋的半个月饼,却留在我记忆深处,依然鲜香无比,只是每次回味,总带着一抹辛酸。

父亲与茶

夏学军

如今的茶文化越来越兴盛,茶道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。我也爱茶,但是却没有过多的讲究,盖碗,瓷杯,玻璃杯,甚至出门时的保温杯,都能拿来泡茶。

这样的我,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。记忆中父亲爱喝茶,喝茶用具换了一件又一件,罐、杯、碗……不变的是一如既往的“大”!那时家境清贫,父亲的工作也劳累,忙碌一天回到家,喝一大口酽茶解解乏,是最好的放松方式。

茶一般来说就是单位发的降温解暑茶,或者是母亲买回来的最便宜的茉莉花茶。这样的茶,泡开后茶水颜色并不清亮,闻上去没多少清香,再加上父亲往往是捏一大把,喝起来除了满嘴的苦涩,真的没有其他味道了。自从有一次我渴极了,喝了一口父亲的酽茶以后,严重怀疑父亲喝茶时惬意的表情是装出来的。

有一年父亲去外地出差,回来

的时候带回来一罐茶。我对茶不感兴趣,只是那个大腹便便的茶罐格外引起我注意的,拙朴而敦厚。

父亲的语气里透着得意说:“这茶可不好搞啊!”似乎那不是一罐茶,而是难得的宝贝。那是一罐普普通通的桂花茶,因为在我们这里很难遇见,即使遇见也不舍得买的,是父亲这次外出调的意外收获。我凑过去仔细看,不溜秋的茶叶里零星有几颗米粒似的桂花,不过闻起来的确清香。

自从有了这桂花茶,父亲喝茶的时候才终于有了一点仪式感。父亲说好茶要慢慢品,其实是舍不得喝。心情好的时候,拿出那个小玻璃杯子,捏几颗茶叶进去,开水一泡,一股淡淡的清香飘漫而出。端起杯子,父亲闭上眼睛轻摇几下头,陶醉在茶香里,这次我是真的不怀疑父亲陶醉惬意的样子是装出来的了。再高兴一点,父亲就拉

二代人的梦想

李良成 刘利

美文|阅读|

谈到家国梦,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许多画面:

有汨罗河畔屈子行吟“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鬼雄”的悲壮《国殇》;也有东坡居士怀古赤壁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壮志与旷达。

有子美先生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春望长安的家国忧思;也有岳飞怒发冲冠、仰天长啸、还我河山的凛然正气。

有塞上摩诘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壮阔与豁达;也有当代诗人舒婷“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”的朦胧低吟。

……

每代人梦想各不同,对于我们家也有过“三代人的梦想”!

1949年,我的奶奶刚满10岁。“以前的生活太艰辛了!”一个皎洁之夜,奶奶给我讲起了她当年的往事,“我的么爸十九岁就秘密参加地下党,但一去杳无消息。爸爸为了撑起整个家,日夜劳作,从不言苦。但家里人多粥少,爸爸身体每况愈下。一天晚上,我发现爸爸在灶前掩面吃一种黄色食物,吃时青筋迸裂,极难下咽。后来才知道吃的是‘神仙土’,不久爸爸便去世了……据说是‘撑’死的!”说到这里,奶奶竟凝噎无语……

“那时候,我的梦想,就只想吃一顿饱饭就足够了!”奶奶用低沉而又几乎沙哑的声音接着说,“1949年,新中国成立了,我们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!日子也才有了盼头!”我揪着的心也随之舒缓起来。

1979年,我爸爸8岁,“那个年代,大家还在吃‘大锅饭’,山区农村吃饭穿衣都困难,住房更不用说了。每到冬天,刺骨的寒风呼啸着透过大大小小的墙缝,往本就单薄的被子里钻,我们都蜷缩着,骨碌碌互挤取暖。那时我的梦想就期盼着——有一个遮风挡雨、温暖的家!”我爸爸说。

我爸对我讲:“1979年前后,土地分下户,还实行改革开放,我读了几年书,就出外打工了,能挣点钱,在农村也建起了瓦房,也算圆了我的一个梦!”我想,改革开放圆了爸爸的梦,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,也给了子女们一个坚实的后盾。

1999年,我6岁,我们村办起了幼儿园。有一天老师突然问我,你长大了的梦想是什么?我想起爸爸妈妈因没有文化吃苦头的事,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,我的梦想——是要上大学!要知道那时虽然有饭吃、有衣穿,但在农村,上学就医仍然是难迈的“坎儿”。

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,我才继续我的求学之路,也真正实现了我的大学之梦。还超乎想象,完成了读研的梦想!父辈曾经不敢想象的梦,在我这儿实现了!

回想我家三代人的梦想:从基本的生存问题——到温饱问题——再到实现自我价值,三代人的梦想,伴随着祖国从最初的“一穷二白”走向今天的繁荣富强;我的小家,也从积贫积弱,走出困境,越过温饱线,奔向了小康。

今天,当我陪伴奶奶再次驻足南龛山上鸟瞰巴城,满目高楼林立,当我谈到巴中高速已四通八达,飞机通江达海时,奶奶会心地笑了,“这个时代发展得太快了,真是难以想象啊!”奶奶喃喃地说,她笑得那么开心,那么爽朗!

如今历史的接力棒已传到了我们手里,我将以“大江歌罢掉头东,邃密群科济世穷”的勇气,以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情怀,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,为家乡人民鞠躬尽寸心。

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!”最后,我想说,“我以我心荐桑梓,感觉报恩终勿悔!”表达我的心声。



秋日写意 杨慧涛 摄